



沙家浜之旅

卢岳云

我们一行人抵达江苏常熟已是晌午，大家急吼吼地吃过午饭，就向沙家浜进发。

打小就知道沙家浜，因为童年时看过的《沙家浜》。阿庆嫂与胡传魁、刁德一在春来茶馆斗智斗勇的那一幕——《智斗》，不仅成了我们扮演模仿的游戏，还成了我们给同学起绰号的依据，我们总是给那些有点“呆头呆脑”的同学起外号“胡司令”，给那些长得像瘦猴、眼睛又有点近视的同学起外号“刁德一”。当然，谁都不愿意别人叫自己“胡司令”或“刁德一”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大坏蛋。

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春来茶馆。当我看到那口七星灶时，耳畔仿佛听到了阿庆嫂唱起了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……”；当我看到那只胡司令曾经藏身的大水缸时，耳畔又犹如响起儿时老模仿胡司令唱“想当初，老子的队伍才开张，总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……”当然，耳畔还回荡着那狡猾的老刁发出的“这个女人不寻常”的奸笑声。

来沙家浜，不畅游芦苇荡，那算是白来一趟沙家浜。我们一行人穿过沙家浜老街，直奔那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芦苇荡。

过老街时，随便也淘淘宝。老街上卖的也都是些小玩意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是那五颜六色的滚铁环，那可是我们儿时玩的游戏，几个家中孩子尚小的同伴赶紧买了几只，童心未泯的“老顽童”们迫不及待地先在老街上玩起来，过过瘾，重温旧梦。

来到芦苇荡，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望无际的芦苇，这未免使我追忆起老家村后那满河堤的芦苇林，它们作为植被种在河堤上，一来可以防止河堤泥土流失；二来可以当柴禾烧，这可谓一举两得啊。

这满眼的芦苇正好抽着青穗，还未“吐”出芦花。看到这熟悉的芦穗，使我想起深秋时老家那芦花被秋风吹入河面，“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”的情景。此时我傻傻地想，芦花飞舞时节，要是自己也像宋人张一斋那样躺在这芦苇荡里，享受那“忘却芦花丛里宿，起来误作雪天吟”该有多惬意。

原以为我们可以像在月湖公园那样租条船，荡漾在芦苇荡里，亲身体验一下当年新四军辗转芦苇荡时的情景。但事与愿违，我们只好遗憾地穿着救生衣坐在船里，有现代阿庆嫂们帮我们划船。

只见两岸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着往后退，仿佛跟我们说着“拜拜”。岸边有很多泥洞，摇船的阿庆嫂告诉我们，那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蜗居，我突感手痒痒的，真想像儿时那样在老家河塘的泥洞里捉螃蟹。河里张牙舞爪的“革命草”和水中婀娜多姿舞动的水草，那可是我们儿时经常割、捞的猪草，只是现在猪们都吃混合饲料了，这绿色的猪食也就落得个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好在水中了。

当我还随着那芦花在梦中飞舞时，“砰！”游船到站靠岸了，沙家浜之旅也就这样在儿时的回忆中画上了句号。

小小云雾岛

张仿治

东福山岛是舟山市东极镇最东边的一个岛。我们坐机帆船从庙子湖岛过去，还有不少路。

船比昨天慢多了，看海也更加从容。昨天坐在小轮船上观海，海风阵阵、浪涛滚滚，让我联想起青年时期读过的小说《踏平东海万顷浪》，今天站在机帆船头向四周看，海水很少起伏，真可以称作一碧万顷。但是，正如俗话说，海上是“无风三尺浪”，且今天的船比昨天小多了，所以那船头还是一会儿高高地翘起，一会儿又重重地落下去，不可谓不颠簸。

水是蓝的，天也是蓝的，水天一色，简直很难找到海平线。看到碧波之中立着许多礁石，它们各有特点。特别令我注目的是有一片礁石，成排立在前面，让过往船只都绕道而行。我惊奇造物主怎么会想到要在这大海深处安放上一组屏风？更让我眼睛一亮的是，在一处大礁上，居然有一位戴笠帽的渔翁在海钓。看礁石四边并没有船的影子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这礁上，也不知道他饿了怎么办，涨潮了往哪里躲，更不知道他晚上如何回家去。但就这孤翁独钓的情景，也算是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画了。

东福山岛就在眼前了，但我们先不上岸，而是坐在船上绕岛一周，在风平浪静中观看全岛美景。总的来说这是一座石岛，可是不同的部位又有区别。开始时，看到起伏的石坡上斑斑驳驳的有一点植被，黄褐色的石头和绿色的植物各领风骚；后来则只看到在石缝里长出一株小树或数丛小草，摇晃着挺立在海风中，显示自己的顽强生命力；再绕过去看，则完全是巉岩凹凸，陡峭险峻，还摆出各种造型。有趣的是，这些造型又随着我们观察方位的变换而变化，有一块巨石，初看如蛙，过一会儿变成虎，再换一个角度又像个龙钟老者，真是千姿百态，巧夺天工。我想象着当风劲浪大时，这“乱石穿空”的危崖会是怎样的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？

被戏称为“风的故乡、雨的温床、雾的王国、浪的摇篮”的东福山岛，是一个面积仅2.95平方公里的偏远小岛。登岛后，我们坐着汽车盘上山去。空气中充

满着咸腥味，但天空是无比的明净。从岛上观大海，是另外的一派风光。单说那海水的颜色，就让人着迷：远远看去，是一层一层、一片一片的，同是蓝色，深浅各不相同。岛外分布着几个小岛，当地人分别指着远方说，这边是“两兄弟”岛，那边是“四姐妹”岛。

上岛后一眼先看到山崖上刻的“东海第一哨”五个大字。据说东福山岛是我国最东边的有人居住的海岛，也是我国照到第一缕曙光的岛。岛东12海里外即为公海，这样说来，这“第一哨”的意思也不难理解了。

这里是远离大陆的小岛，运输十分麻烦。听说从大陆到东福山，要走两天、换三次船、靠四个岛。从大交通变成皮卡车，从大轮渡换成小渔船。我们看到，居民们充煤气得把罐子背到码头、买柴油要把油壶挑到码头，单从这些就知道岛上生活的不易了。如果碰到连日大风，生活必然受到影响。

东福山岛素有“云雾岛”美称，每年春夏，岛顶上云雾缭绕，而海岸边却是阳光普照。这对偶尔到此的游客来说是奇观，对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却是痛苦。据当地人说，这里一年中有好几个月是云雾天，以前，这段时间里甚至连棉被都一直是潮湿的。现在住房密闭程度高，这方面就好多了。

在一块大岩石上，刻着“战士第二故乡”六个红字。几十年前我就听到过歌曲《战士第二故乡》——原来东福山岛正是这首歌的诞生地！那是1963年，作曲家沈亚威到东海前哨东福山体验生活，在连队黑板报上看到守岛战士张焕成写的一首题为《以岛为家》的小诗，词作家向彤将这首小诗进行了一些改动，然后由沈亚威谱曲，于是有了这首歌。

下得山来，码头旁是一个小小的海湾，有不少来旅游的大人小孩在碧水中嬉戏，有的游泳，有的摸鱼虾，还有人给他们拍照片，是一幅非常轻松自在的画面。可惜我们要离开了，不然，我也会纵身跃入海中去。

机帆船慢慢离开了东福山岛，我从船上回眸这小小的石岛。跟来的时候不一样，现在半山以上果然是云雾缭绕，恍若仙境。

厦门之夜

穆福梁

从福建永定土楼返回厦门途中，导游绘声绘色介绍厦门中山路的夜市，说想逛厦门夜景夜市得去中山路，厦门的著名小吃如五香条、烧仙草、沙茶面等，也集中在中山路。午后昏昏欲睡的游客中，许多人又来了精神。导游关照，想去中山路的，回旅馆可以坐公交。对我来说，夜景夜市倒在其次，名小吃岂能错过，品尝地方特色小吃原是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于是，我们老两口决定在中山路下车。

厦门市像镶嵌在闽南沿海的一颗明珠，入夜，海边参差的高楼通体透亮，色彩艳丽，五色楼群在海面上的倒影更是流光溢彩。夜晚的南海明珠熠熠生辉，我不由得为之眼睛一亮。到了中山路一问，果然有家著名的小吃店，但在背街小巷，好在不太远，一路寻去，顺便观光中山路之夜，有几处百年老店保护得很好，在橙黄的投影灯照射下，显得年轻光鲜。

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我们终于找到那家名店，却被服务员告知，对不起，两位来得稍晚了点，名小吃只剩沙茶面了。彬彬有礼的道歉，让我们顿生好感。沙茶面——面条竟能与茶搭配，没听说过，其中必有讲究，值得一尝，我们要了两份。端上来一看，面汤中有鲜虾、花蛤，还漂着绿绿的几片青菜，倒更像

总第 5685 期 摄影 马丽莎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是青菜海鲜面，会不会搞错？妻已小尝一口，说是有一点茶味，碧绿的嫩叶，难道是鲜茶叶。一尝，还真有淡淡的茶香，我说，这应该就是沙茶面，管它呢，肚子饿了，就再来两份，索性当晚饭吃。

吃饱了照原路来到中山路口，附近有不少公交车站。我们住在万达广场北，却找不到去那边的车站，问了两位当地的老人，竟不知有万达广场。第三次问一后生，他说万达广场开业不久，一边摸出手机，打开厦门地图，不一会就找到了万达广场。接着又找去那边的公交车，后生告诉我们，该乘636路车，不过只到万达广场西，下车后可再问一下。谢过了，我们刚转身，被后生叫住，说在那边，跟我来吧。没走多远，636路车正好到站，匆匆上车，后生还特意关照驾驶员，两位老人去万达广场，到站请提醒一下。到万达广场西，正好是个“丁”字路口，我们已有点累了，还是再问一下，免得走冤枉路，拿出手机，没多一会，就解决问题。我们频频致谢。

现在想想，虽说路在嘴巴里，老去打扰麻烦人家也很无奈，不过出门在外，问个路恐怕还是在所难免，何况，在助人为乐的人看来，大约只是小事一桩。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，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了。



别送了。”他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闷闷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荣欣知道这事后，也百思不得其解，他答应过阿布，把带来的一套茶具送给阿布。走之前，荣欣认真真地把茶具擦洗干净，包好，放在酒店前台。我和阿布已经闹得没法在电话里对话了，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密斯特荣把茶具送你了，我们要走了，你到前台来取。”

这是我与阿布的最后一次联系。当我坐上飞机离开巴格达时，我冒出了一个念头，这可能是我和阿布这辈子的一次诀别。不论我是否再来伊拉克，或者阿布有没有机会来中国，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面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友谊在一瞬间戛然而止。

回来后，我时常想起这事，心中充满酸楚和失落，对阿布也充满了同情。说到底，阿布之所以变得这么在乎钱，还是由于现实所迫。

记得有一次，阿布和我聊天，说：“水，你知道吗，咱俩的交情有多深。我现在岁数大了，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，身体也不好，晚上有时候失眠，必须吃安眠药才能睡着。有一次犯心脏病，差点死过去了。你们来之前，我状况很不好，经常觉得无所事事，生命没有意义，生活没有乐趣，在家只会对老婆孩子生气。但是很奇怪，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要来之后，我老婆说，这个

月我简直换了一个人，不再失眠，脸上多了笑容。跟你重逢像是一种奇妙的药，治愈了我的生活，让我从垂垂老矣的颓废中挣脱，重新焕发了希望和信心。”

我相信那些话都是真的，他很珍视与我们的关系，与我们共事的岁月，但我也许真的不了解他的生活，不明白他每天为了全家人口粮去奔波算计的辛劳。

经历了战争洗礼、风雨磨练，阿布和他的民族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，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脆弱，不能受到些许不公平的待遇，不能承受些许莫名的伤害，特别是，这不公与伤害，若来自于他们信任的人，更是雪上加霜。这是大的社会变动和战争，带给他们的后遗症。很不幸，这种后遗症在我和阿布身上起了作用，影响到我们的友情。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想开，将来还有机会坐在一起，相逢一笑，尽在不言中。

我这次去伊拉克的时候，阿布还提起：“你上次说你写过一本书，书里有我，你答应过给我，还没给呢。”我当时答应他，找人给他送过来，还说：“没准我这次从伊拉克回去，还会再写一本，我把你的名字用英文标出来，让你一眼就认出来，还把你的照片都用上。”

这本书出版时，我一定会连同《前沿故事》一起，想办法找人送给阿布，送给我最好的伊拉克朋友！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